

我是仇貓的那根鐵釘釘在我的那一篇《鬼和貓》。但倒也毫不介意。到今日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見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來印了出去對於有些人似乎總是搔着癢處的時候。碰着痛處的時候多萬一。謹甚而至于得罪了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流可就危險了。這事兒因為這事大。怕要渾身發熱之態。一旦刊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着。不是仇貓的麼。會迅火于。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即在用我的話來說。明。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都根本推翻即使我。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不錯。這些既然都。士口頭的三三得七。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是就問或留心着查考。

周文◎著

第三生命

远方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

第三生命

周文/著

02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生命/周文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4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

ISBN 978-7-80723-149-3

I. 第... II. 周...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9617号

第三生命

著 者 周 文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5
字 数 2800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149-3
总 定 价 566.00元(共26册)

远方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上承古代、近代文学，下启 1949 年之后的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其突出的特点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及文学形式，表达当时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轻轻地推开中国现代文学之门，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她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出自由潇洒、铿锵有力的旋律。在这里——我们可以和朱自清欣赏荷塘月色的美景；可以向鲁迅探讨投枪匕首的锋芒；可以同闻一多吟颂凝重诗歌的豪迈；可以与徐志摩体会康桥话别的感想。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左联”阵线为主的广大作家、评论家关注民族存亡、揭露黑暗社会的责任感、进取心。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特色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许多已编入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的典范,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然而,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破天惊,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为此,我们经过精心选择,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中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每人汇成一集,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风格和实绩;合则可以总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

期望年轻的读者能够重新发现进而体会那一段沉重的血与火的历史,从而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

编者



周文简介

周文(1907—1952年),生于四川荣经县。原名何开荣,字稻玉,笔名何谷天、周文等。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18岁时,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到西康川军中,做过候差、书记员等。在川军的数年间,目睹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激发了反抗黑暗的意识,积累了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素材。

1932年,参加革命,在安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盟任组织部长。与读书会成员邹一平等,利用《安庆晚报》的文艺副刊《雀鸣》,作为读书会活动的公开阵地。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由丁玲、叶以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左联开展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要求,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由鲁迅翻译的长篇小说《毁灭》,改编成缩写通俗本;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由曹靖华翻译的长篇小说《铁流》,也改编成了缩写的通俗本。在鲁迅的鼓励下,周文的成名作《雪地》在9月的《文



学》第1卷第3号发表,署名何谷天。这部短篇小说暴露了军阀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此后,周文创作渐丰,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分》《父子之间》《多产集》《爱》,中篇小说《在白森镇》,长篇小说《烟苗季》。与此同时,周文还创作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周文的小说,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广泛地运用心理描写,时时闪烁出讽刺的火花。

1934年3月,周文担任左联组织部长。1936年,担任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秘书。1937年9月,回到四川,在成都开展文艺界抗日统战工作,与沙汀、朱光潜、李劫人等成立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主持会刊《笔阵》,兼《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

1940年,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受到毛主席的赞扬。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1942年后,任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晋绥《抗战日报》社和《大众报》社长等职。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委员。同年秋天,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1952年7月1日,因患急性肺炎和急性肝萎缩,猝然去世。

周文集革命家和小说家于一身,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他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富有个性的作品,丰富了现代文学的画廊。在文艺大众化方面,他更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目 录

周文简介 / 1

短篇小说

雪 地 / 3

分 / 27

父子之间 / 92

山坡下 / 128

红丸 / 143

爱 / 154

散 文

第三生命 / 201

茶包 / 208

短篇小说



雪 地

—

这是一个西康的大雪山，这里的人都叫着折多山的。

雪，白得怕人，银漾漾地，大块大块的山，被那很厚的雪堆满了，像堆满洋灰面一样。雪山是那样光秃秃地，连一根草，一株树都看不见。你周围一望，那些大块的山都静静的望着你，全是白的，不由你不嘘一口气。你站在这山的当中，就好像落在雪坑里。山高高地耸着，天都小些了。其实，你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天。你看那飞去飞来的白雾，像火烧房



子时候的白烟一样，很浓厚地，把你盖着。所以你能只能看得见你同路的前一个人和后一个人；在离你一丈远走着的人，只能很模糊的看见，好像荡着一个鬼影；一丈远以外的，就只能听见他们走路的声音了。山是翻过一重又一重，老看不见一点绿色或黄色的东西，阴湿的白雾把你窒闷着。银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线，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点微痛，但是你还得勉强挣扎着眼睛皮，当心着掉在十几丈深的雪坑里去。

在这个一望无涯的白色当中走，大家都静悄悄地，一个挨一个地走。因为是太冷了，太白得怕人了，空气太薄了，走两走就喘不过气来。那裹腿的足，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这一踏下去，起码就踹进雪两尺深，雪就齐斩斩地吞完你的大腿，就好像农人做冬水田两只足都陷在泥水里，你得很吃力地站稳右足，把左足抬起来踏向前一步的雪堆里，左足小心地站稳了，再照样的提出右足来，又清楚楚地踏下前一步的雪堆里去。

无论你是怎样强壮的人，照规矩你是不敢连走六七步的，要那样，就会马上晕死在这雪山上。他们照着规矩走三步息一口气。抬起头望望那模糊的白雪和白雾，心里就微痛地打一个寒噤。他们那样子裹腿，是和内地的军队用的布裹腿两



样。那是西康土人用没有制炼过的羊毛织成，像厚呢一样。他们虽是裹的很厚，但是走了一些时候就已经湿透了。从大腿到足趾简直冰冷的，足板失去了知觉，冻木了；但是有时也感觉着足趾辣刺刺的痛。

粗草鞋被雪凝结着，差不多变成了冰鞋，缩得紧紧地，勒着足板怪不受用；想解松一下，但是在雪地里又站不稳，只好将就吧，咬着牙起劲再走。他们身上是驮满的枪枝，子弹，军毯……七七八八的东西，东西可算不少，但还是冷得要命，不过并不打抖，冻木了。手指冻得不能抬起来抹胡子，手像生姜样。其实在这雪山上走怎么也不能抹胡子，因为胡子被呼出来的气凝结成冰了，你一抹，胡子就会和嘴皮分家。张占标那老家伙的胡子，就是那样不当心抹掉的，好笑人。在走来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也要出一点汗。汗出来粘着军服，马上就在军服上变成了冰。出一次汗，心里会紧一下，肚子里就像乌烟瘴气的怪不舒服，像是饿，又不大想吃。连着翻了四天这折多山，总是那样又饿，又不想吃，满满的一袋糌粑面，并没有减少多少。不过要走路，也得勉强吃点，填填肚子。有二十来个弟兄的手指是已经被雪抹脱了的——他们不知道冻木的身体，应该睡在军毯里让它慢慢的回复了活气。他们才一歇足，就把手去烤火，第二天手就黑了，干了，齐斩斩的十个指头就



和自己脱离关系。现在他们不能再拿枪，不能再捏糌粑给自己吃了——这都是他们为国戍边的成绩，在这调回关内换防的路上，只能把枪背在背上，不能拿枪，就做背枪的工作，一个人五支，嗨呀嗨地踹着雪堆走。

本来他们是整整的一营，在上半年开出关去防藏番的。在出关的路上就冻死两排人在山上；另外有一排人被雪连足趾都抹脱了的，成了废人了。本来向钱上打算一下，一个月仅仅能领得几角钱的零用，早就想“足板上擦油”，溜了，但是不行。像这大山，雪山重重包围的西康，溜是溜不了的，十个总有十一个捉回来，起码请你吃把个外国汤圆。他们这大半营想逃的人，一想到外国汤圆，又只好硬着头皮开出关。在甘孜县住不上几个月，藏番就打起来。抵抗了几个月后，连这二十来个没有指头的弟兄算在内，仅仅只剩五六十个人了。不过营长还是一个，连长还是三个，排长虽也只有两个了，却另外增加了两个营长的蛮太太。

现在他们是奉命换防回来了，大家都觉得好像逃出了鬼门关似的。他们虽是也想起那雪坑里冻死的弟兄，枪弹下脑浆迸裂的弟兄，但是想过也就算了，自己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不过他们变多了，心里老是愤恨着一种什么东西，但是大家都不讲，老闷在心里。



李得胜的肚子饿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手指，不能捏糍粑喂自己嘴的。他肚子里非常的慌乱，就更加喘不过气来。他差不多要晕倒了。他叫住他前面的吴占鳌扶他一下。他们站着。吴占鳌开始帮他捏糍粑。

啪！啪！营长在马上抽下两马鞭来，而且骂着：“老母子的！要掉队！”他两个被鞭子打得呆了，痛苦地望望营长又走起来。营长的确非常威严：皮帽子，皮军服，皮外套，坐在马上胖胖的，随便哪一个弟兄看见他都要怕。再加上他那副黄色的风镜把眼睛遮着，他究竟是在发怒，是在笑，看不出来，更可怕。不过大家都像不满意，前面走的更是有点好奇，于是就传说起来了：“营长又打人了！”“营长又打人了！”像传命令一样，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营长于是喊到：“不准闹！”大家就静默了。一个挨一个的在白雾当中小心地走。只听见踹得雪清楚楚地响，刺刀吊在许多屁股上啪呀啪地摆动着，中间也来着几匹马颈上的串铃声，丁丁地。就好像夜间偷营一样的，小心走着。营长这次虽然还是皮帽子，皮军服、皮外套，而且还增加了两个蛮太太，而且也增加了四个“乌拉”，马驮的真正云南鸦片烟。可是他的心里也怀着一种怨恨：他怨恨自己不是旅长的嫡系（他是老边军系被宰割后收编来的），他怨恨旅长太刻薄了他。他想：



“他的小舅子营长为什么不派出关来！一个月的军饷又要四折五折的扣！说什么防止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叫我一营兵去死，他的小舅子些在关内安安逸逸的享福！现在一营人给我死去两连多，旅长用这毒方法来消灭我！”他在马上越想越愤恨。他悲痛他的实力丧失，他惧怕他的地位动摇，他就愤恨地抽了马一鞭子。

马在无意中挨了一皮鞭，痛得跳了，雪盐像大炮开花样从马的脚下飞射起来落在前面几个兵的颈脖上。马的头向前猛冲一下，在前面背着五支枪的夏得海被冲倒了。枪压着他。他爬在雪堆上叫不出来，昏死了。因为雪太深，陷齐马的大腿，跳不动，所以营长还是安全的驮在马上。

营长勒着马，叫前面的几个兵把夏得海拉起来。

好半天了，夏得海才渐渐的转过气来。营长叫他慢慢的在后面跟着，叫前面的几个兵一个人帮他背一支枪。

队伍又走起来了。

一些怨恨的声音又像传命令般从后面一个一个的传达到前面。

夏得海一个人在后面，痛苦地一步一步地爬着，冷汗不断地冒。足像不是自己的，爬不动。队伍已经掉得很远了。他愤恨，他心慌，眼泪大颗大颗的从眼角上挤出来。他抬起冻木



的手去揩眼泪，他又看见他那没有指头的手，秃杵杵的，像木棒。他更痛苦了。乱箭穿他的心。他仅仅把那木棒般的手背在眼角上滚了两下。

“老夏！来！我换你走！”前面谁在喊。

他抬起头见是刘小二向他走来，心里好像宽松一些。于是两个人说起话来了：“营长叫你来的么？”

“他娘的！他不要我来呢！咱们弟兄一营人，已经只剩他妈的五六十个了！死……我怕你一个人给老虎抬去，我要来陪你。他妈的营长不准我来。

“我给他妈的闹了。不是张排长帮我说话，他妈的还不要我来！他的娘！把老子撞昏死他妈的啦！他娘的！咱们弟兄死的死，亡的亡。他们官长还是穿皮外套，讨蛮太大！克扣咱们的军饷去贩鸦片烟。打仗的时候，看见英国军官他们脸都骇青了，藏番冲锋来，他们躲他妈的在山后面。咱们弟兄，患难弟兄。老子现在不说，进关去才三下五除二的给他妈的算账！”

夏得海觉得问题的中心已经找着了，也说道：“他娘的！算账！算账！……”

忽然后面不断的串铃响，响得非常讨厌。

“你们为什么要掉队！想逃？”是营副沙沙沙的声音。